花地，慢慢地陪着你走

□申霞艳

编者按：

近日，五卷本的《五十年花地精品选》在全国各大图书馆热卖，并赢得读者的良好反馈。这套由本报社长梁国标、副总编辑张维以及“花地编辑部”编辑共同编选的丛书，将“花地”50年以来发表过的名作、佳作收入其中。五十年来，“花地”汇集了很多名家，更推出了很多文学新人，他们无不感慨：“我从花地来……”正如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在序言中所总结：“花地”在中国当代副刊史乃至文学史上的地位无可动摇！

在中国，副是个让人尴尬的词，就像一道咒符让我们总是极力回避。副手、副业、副食、副作用，副总是催我们去觊觎它的背面——正，主。副刊一个副字，就似乎已经画地为牢，规定了其边缘的身份，然而，《羊城晚报》的“花地”和“晚会”打破了“副”的魔咒，让我们看到了副刊“不副”的大家风范，看到了优雅和美，看到了文学的希望和前景。在我读大学之前，在家乡已经听闻这份全国知名的报纸连同她那声名远播的副刊。来广州后，阅读“花地”变得更加方便和亲切。回到家打开晚报，我总是迫不及待地翻到“花地”，一天的喧闹于此结束，夜之静谧氤氲开来，我陷入沉思中。

今天，这套六卷本的《五十年花地精品选》呈现在我们眼前，分为小说卷、散文卷（上、下）、杂文随笔卷、诗歌卷和小小说卷，真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总的来说，“花地”在审美上张扬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夜晚的橙黄台灯带来的温馨匹配。

趣味性、情感性和知识性

“花地”有自身的文化担当，在我看来，那就是趣味性、情感性和知识性并重。走过蜿蜒的半个世纪，“花地”从不板着面孔，她始终姣好如花，散发着悠远的清香。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是更真的历史，因为历史只表示特殊的事物，而诗表达普遍的事物。“花地”的诗歌就像美酒一样将我们带进生活的沉醉处，它拒斥集体抒情范式。虽然涉及祖国这样宏大的事物，杨克的《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并没有跌入“政治抒情诗”的怀抱，它是一首即兴的因意象而起的抒情诗，它挣脱了文以载道的引力在形象的轨道上自由飞翔。老刀的《黄骨鱼》和雷平阳的《杀狗的过程》从不同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经验。没有了内脏的黄骨鱼仍能欢快地游动，这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杀狗的过程》让我联想起余华的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狗总是死于忠诚，它们不能从祖先的命运中得到启示，也不能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吸取教训，它们一如既往，狗的从容赴死打破了愚昧和忠诚的界线。比狗的坦然更让人心惊的是人类的狡诈与残暴。于坚《一朵白云》、黄礼孩《大海的文字》、苏一刀的《生死阅读》等诗作与五六十年代的审美趣味拉开了距离。“花地”还刊载了许多大家的古体诗词，意境悠长，给人遐想。

散文是一种灵活的文体，记事、抒情、怀人、忆旧，无所不能，堪称“花地”的主食。余华的《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的故事》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讲述了文学的美好与宽广——“1998年，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个名叫意大利的国家里，各自讲述了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的故事。”这多么像一个虚构的开始却是一篇真实散文的结束。可见，文学拓展了我们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比任何其他东西更多的可能性。

迟子建的《从此岸到彼岸》从佛山的别名禅城写起，然后写到自己过通济桥的情形，并由此展开联想：“我没有许任何愿望，在我看来，能够自如地走路，不论是什么样的路，都是福。桥，其实是人间的路上的一个破折号，在它下面，注定会缀着密密麻麻的人生注解。……立地成佛者，从此岸到彼岸，只是一瞬；而苦苦修行者，从此岸到彼岸，则需百年。……如此说来，从此岸到彼岸，是有多种的抵达途径。”

林海音的《访母校忆儿时》也特别有趣味，她写到有间教室的外墙上钉着一个牌子，上面横写着三行字：

邓颖超同志
一九二0年至一九二一年
曾在此教室任教

她想起自己曾在二年级时挨打，走到教室旁拍了照说：是不是我也可以在教室外挂一个牌子，上面写：

林海音同学
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六年
曾在此教室挨揍

这样自嘲需要一种怎样的襟怀？生命不息，童真不灭。难怪林海音先生能够创作到老。

方方的《一个好家给人的怀想》和王业群的《表哥》这类写人的散文语言十分素雅，给我们亲情之温暖的同时也于细节处教给我们一些做人的基本道理，这种古朴的人生道理甚至也是中华民族韧性的源泉。叶兆言的《活着多好》和张波的《六岁的美丽》则从不同角度展示了生命的意义。公刘的《致小偷先生的公开信》和王蒙的《名单学的新花语》以幽默的笔调微讽世相。舒婷的《亲密电脑》和刘逸生的《电脑黄昏恋》则不约而同地将电脑当作恋人来叙述，这和很多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对高科技的批判持完全不同的姿态。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机器与人错综复杂的关系。电脑进入人类生活也是历史进步的表现。电脑一旦与我们相依为命之后要再将其驱逐出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它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烦恼和麻烦，但这恰如历史之不可逆转。林岗的《城市的记忆》虽貌似域外风情游记，却迅速地将我们领进人生永恒的风景中去思索新与旧、人与历史的关联。还有一些涉及历史人物的散文也值得一读，如吴小攀的《寻访北京鲁迅旧居》，舒乙《冰心心中的波涛》，于光远的《毛岸英的故事》等篇章都让我们为之一震。

杂文随笔的标题大多是对经典文本的模仿和颠覆，让人忍俊不禁，《一个买官者的辩白》、《女厕里的选美》、《知识二奶》、《一个副股长的幸福生活》、《起来，不愿做球迷的人》、《行为遗产》、《三分之一男人》、《咱们中国人都有一颗开后门的心》、《小偷与贪官的价码》、《矿难与空难》、《姿色就是力量？》……然而，当我们一一读后，却忍不住忧伤，文学生态就是我们真实的现实生态，是无所不在的空气和情绪。

小说是二十世纪比较显要的文体，它以虚构打开了另一扇空间，让我们在另一种生活中徜徉。“花地”受制于版面，所以只能刊发短篇小说和小小说，均以精简凝练的叙事取胜，结尾尤其出其不意，引人入胜。刘心武的《偷父》随着叙述者心情的几度起伏展开了社会沉重的画图。陈世旭的《欢乐颂》有很强的反讽功能。邱贵平的《手机不在服务区》以真情创造了奇迹，读来十分温暖。李浩的《悄悄的奔跑》、王松《哭泣的蝴蝶》、尤凤伟《杀死沙包》、戴来《父亲母亲的情人》、麦家《寻找先生》、洪治纲《那年月的行为艺术》、张欣《非常夏天》等作品情节跌宕，想象力非同寻常，既有叙事的探索，又有故事的余韵。肖建国的《花招高手》非常亲切，让人身临其境地领略了花招的最高境界，而首尾以“要不是我花招耍得太快，我他妈的早就当上县长了”呼应，更耐咀嚼。《诸葛亮的粉丝》、《恼人的声控灯》、《有道理》、《冥间任命书》、《盖屋》等妙趣横生地展现了世相百态，对社会风气有较强的讽喻作用。

本土情怀与全球视野

打开精选的目录，一串串熟悉的名字扑面而来，既有当代文学史谈到的著名作家如巴金、周立波、欧阳山、秦牧、黄谷柳和戴厚英等，也有当今在文坛非常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如韩少功、刘心武、蒋子龙、余华、毕飞宇、苏童等，也有海外华人作家，如尤今的《沙漠与我》，洛夫的《一叶知秋》，陈若曦的《吾家有男初长成》，还要特别一提的是张中行、韦君宜、黄季思、黄天骥等知名学者的文章为“花地”增添了重量。

除了与名家建立良好的友谊外，“花地”还特别重视新人，尤其是对广东本土的青年作者的培养力度有目共睹。我想，几乎每个广东的文学爱好者都沐浴过“花地”的光辉。“花地”这个载体充当了一个美好的信使，让文学爱好者从这里展翅高飞，走向世界。广东省作协原主席陈国凯先生的“我从‘花地’来”道出了众多花地作者们的心声：

“我从《花地》来”——这是许多年近中年的广东工农作者的心声。如果把《羊城晚报》的《花地》副刊比喻为一块阳光洒满、雨肥丰足的沃土，那么，许多业余作者——特别是工农作者——就是在这块土上发芽抽叶，开花结果的。在同辈的作者中，我算是个低能儿，但是，我不能不说：是《花地》这块沃土使我这颗孱弱的种子抽芽出叶的。十年浩劫，几番风雨几番狂，文坛上红销香断，花谢花飞，但是，我这株从《花地》抽芽出土的文学幼苗，一直在深深地怀念这块曾经繁花似锦的土地。这种感情，似乎孩子眷恋慈母之情。……

《羊城晚报》值得人们怀恋的东西太多了。我最难以忘怀的是“花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编辑方针和正派的编辑作风。如果没有这种正确的编辑方针和正派的编辑作风，“花地”就不会享有这么高的盛誉，也不可能培养出众多的文学新人。

从这个选本我们也看到了一批又一批年青作者与“花地”一起成长，哪怕长成了参天大树也难忘其哺育之恩，对“花地”依然怀着“孩子眷恋慈母之情”。

半个世纪的历史款款而来，既有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也有改革开放后的欢欣鼓舞。“花地”见证了这段波澜壮阔激流勇进的历史，她的被迫停刊更是沉默的控诉；她也以坚韧的信心谱写了历史的必然和改革的希望。就像看了微缩景观让人渴望看到真实原景一样，阅读选本总会带来要重读全部的诱惑。好在“花地”与时俱进，已经决定将50年来积累下来的副刊制作成电子文本，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这就圆了很多像我这样的“花粉”们的梦。

注：编辑部仍余部分《五十年花地精品选》样书，欲购买者请与我们联系：020-87138525 联系人：梁小姐；或邮件与我们联系，邮箱：wbwyb@ycwb.com

很多人引用鲁迅名言，其中有不少是无法到《鲁迅全集》里去查实的——

从意大利足球到中文误读

□阎晶明

四月初的周末，罗马和拉齐奥又战罢一场“同城德比”。大开杀戒的火爆，你死我活的拼争，恨不得带着刀枪上场的义气，不深谙此中恩怨的人难以理解他们这是为什么。三张红牌，六个进球，双方教练同时被罚出场，球星们进球后的欢庆更像是古罗马的角斗士刚刚把对手置于死地。要说，本轮比赛正值死亡人数达290多人的意大利地震刚刚过去之后，双方球员的左臂上都箍着黑纱以为缅怀，赛前大家均表示，忘记“死敌”恩怨，同为死者踢球，但结果却仍然继承了“罗马德比”的火药味，仍然是一场活人间的肉搏。

这就是竞技体育，更是只属于罗马城的足球，干戈不会轻易被化为玉帛。极端地说，罗马人眼里只有两支足球队：拉齐奥和罗马。罗马人每年只等待两场足球赛：奥林匹克公园球场上演的罗马对拉齐奥和拉齐奥对罗马。常人难以理解这种感情，这就叫做不可理喻。世间有很多事情不可理喻，固执、强硬，带着游戏色彩的仇恨，为大众带来欢乐的复仇，这就是“罗马德比”的特殊意义。不可理喻就是不能被说服，是中庸之道必然碰壁的地方，它是一种性格，也是一种传统的积淀（或积怨）。就好像中国足球的传统一样，胜一次韩国就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这事讲给欧洲人听肯定不可理喻。就像巴萨碰上了皇马，巴西遭遇了阿根廷，苏格兰撞到了英格兰，那种急红了眼的争斗，不知历史恩怨的人只能摇头表示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本身也有不可理喻处。按辞典解释，这个词本意是指没办法讲道理，形容某人蛮横或固执。但在实际使用中，它常常被等同为“不可理解”。“喻”是我能不能开导、说服你，“解”是我自己能不能想清楚并理解你的言行举止，主体的倾向有着很大差异。这点区别的消失看上去非常正常，人民群众的大量“错用”已使其无法纠正。至少在汉语里，这样的情况特别多，所以有一个词特别管用，叫做“约定俗成”。比如老子有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本来是指治理国家这样的大事比如烹饪小鱼，十分不易，慎重为是，与今天的“不折腾”有相通之处。然而很多人引用这句话时，把“若烹小鲜”理解为“如‘小菜一碟’（a piece of cake）”，用得多了，也就没有人来指谬了。

近读《随笔》，见有学者刘纳的文章，说胡适并没有讲过“历史像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样的“名言”。他讲的是“实在”而不是“历史”。然而人们历来就说他说的是“历史”，胡适，包括后来的学者纠正无效。这事说起来不可理喻，但又无可奈何地被广泛误解并成为唯一正确的理解，和那句“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形成意义上的暗合。

又见报上有记者访问台湾学者傅佩荣。傅教授很为传统经典的误读无奈，称“单单《论语》，被当下忽略的、不求甚解的、比较普遍的误会，大约就有十几处。”“《孟子》从未说过‘人性本善’”，孔子的“克己复礼”并不是告诫人们“克制自己，复辟礼制”，等等。可是，想一下，这样的误读又怎么能避免呢？我听过很多人引用鲁迅名言，其中有不少是你无法到《鲁迅全集》里去查实的。我有一位老师，总是告诉青年作家要多向生活学习，说鲁迅先生说过，生活就像一口井，只要你打下去，就会有水出来。可我至今还不知道这句话出自何处。记得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说韩愈科考时大量引用先贤“名言”，颇多精辟，考官事后问他“出自何典”，他的答案十分“雷人”，大意是“我觉得先贤应该这么讲过。”

这篇小文章本身也不可理喻，从意大利足球谈到中文里的误读，实在说不清楚其中的关联。唯一可以说的是，这世间有很多事，“理解”很难，“理喻”更要谨慎。因为，“误读”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加之纠正乏力，最后，很多“误读”就成了“正解”。那么，当感叹“无人信高洁”时，当茫然于“谁为表予心”时，就去想想那些比自己受到更多误读与误解的圣贤和他们的“名言”吧。而我们能正确“理解”“罗马德比”的意义，这难道不是一种值得独享的快乐吗？

我对博客管理员删掉某博友在我博文后的留评，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

删帖应理性

□袁敏杰

4月12日晚，我在自己博客上贴出《文人的悲凉与牛汉的高度》，当晚一位资深纸媒新闻工作者朋友在阅读拙文后，写下了很长一段颇有见地的点评文字，陈述了一些重要而深刻的见解，是探讨当代文人的病相、病源以及当代文人的生态环境，并表示了深深的忧虑。这位媒体人还讲到了这样一个例子：他亲眼所见，一个平时满嘴“文人气节”的文化人，到了管他的部长那里，却是那样奴颜媚骨，卑躬屈膝，令人作呕！我很欣赏这段话的。可当13日清晨我打开博客准备再度阅读时，这段话却已不翼而飞！其他跟帖一条不少，独独“丢”了这段话，岂不怪哉？显然被博管员删掉了！我实在不明白，这段实属正常，并无什么出格的语言，究竟犯了什么忌、有什么错？竟然遭删！

我更不明白，一些文字、一些观点，出现在纸质媒体上是很正常的事情，怎么到了互联网的博客上就不行了？莫非有关方面对网络媒体另有宣传政策与新闻纪律？实在不可思议，也无法理解。

我十分理解，网络媒体也要遵守相关规定，也有相关的约束，也有相应的新闻宣传政策与纪律，也有自身的规律与特点，同时也有个媒体生态环境与自我保护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要提高自身素质，正确理解和执行相关政策与纪律。

比如新浪博客管理员删网友留言，以我之见，就很值得反思。就我个人所见，从维护大局考虑，一些跟帖删得应该，确实该删；然而，一些实在不该删的网友评论，却也无辜地被删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现象：却对一些很下流的污言秽语、一些人身攻击性的恶意中伤、一些人格侮辱、谩骂性的跟帖熟视无睹，这类东西竟然生命力很顽强的生存着，这类东西似乎“很正常”。该删的不删，不该删的却毫不留情地删，难道这种现象正常么？我实在不明白新浪删除跟帖的原则与标准是什么？难道是管理员“跟着自己感觉走”？我看起码带有很大的个人主观随意性。那么，在这种主观随意性中，政治水平、政策水平、科学水平、知识水平、理论水平、严谨水平，又体现得如何呢？这恐怕就是个人素质问题了。就是说，博管员的个人素质水平决定着其“删帖水平”。

是的，我们要维护大局和网络宣传纪律，净化网络环境，端正网络宣传舆论导向。但这种维护、净化、端正，应该是理性的，合理的，严谨的，有严格的操作规范的，而不应该成为网络工作人员个人意志的随意行为。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毋庸讳言，一些网络从业人员的低素质低水平，直接导致了网络管理包括博客管理的素质低，甚至很荒唐。

我个人认为，网络博客管理人员删除网友跟帖时有三点很重要，就是说，要注意三个问题，一要规范性，而不是随意性；二要理性，而不是盲目性；三要有利于公民自由表达，有利于推进民主社会建设，而不是相反，这很重要。要避免“歪嘴和尚将好经念歪”的现象。

因此，网络媒体提升自身素质，提升网络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素质，包括政治水平、政策水平、业务水平，就显得非常重要。前些时候，北京有一位知识分子博友在我的相关博文后留评说，网络媒体应该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法，向纸质媒体学习。就是说，网络媒体应该请一些高质量的主流纸质媒体的编辑去对网络媒体的编辑进行培训、讲课、传经送宝；让网络媒体的编辑走出去，到一些优秀的主流纸质媒体编辑部去学习和实践，看看人家是怎么掌握政策、怎么把关、怎么管理和操作的。我以为，这个建议值得网络媒体考虑实践之。

读者感言

《羊城晚报》，我一日中的第四顿饭

看《羊城晚报》，我必看“花地 ·小小说”栏目。今天，集五十年小小说精华之大成的《五十年花地精品选·小小说卷》一书隆重出版了，作为一名它的忠实读者，我非常开心。我曾写过一篇《喜欢“花地 ·小小说”的理由》文章，发在《羊城晚报通讯》上。的确，我与“花地·小小说”有一见如故的缘分。在这片小天地上，我时常被一种精神与智慧所牵引着。

今年我又订了全年的《羊城晚报》。《羊城晚报》，我一日中的第四顿饭！

——周波

我是“花地”的持久读者和作者。《五十年花地精品选》是“花地”作品精心采集的一束具有代表性的花儿。隔着时空，我依然闻到花儿的芬芳，依然看见花儿的多彩。

好的作品并不去写所在现实过量存在的东西，而是去写过度缺乏的东西；而且，着意去写读者尚未意识到但又向往的东西，例如同情、真挚、美好、勇气、怜悯等等永恒可贵的情感，尺幅之中能以小见大。收入选集的作品，可读性和文学性兼具，许多篇什，能够像给石头穿衣那样处理素材，像饿汉发现一粒金色稻谷那样关注细节，像纯朴的孩子那样真诚表达。

——谢志强

五十年有多久？它可以见证一个人从婴儿到两鬓斑白的岁月，也可以是一片盛开的花地，历久不衰。《五十年花地精品选》收录了《羊城晚报》创办五十年以来的精品。翻开书页，里面一个个熟悉或不熟悉的名字，还有那些新新旧旧的文字，有些已经被岁月浸泡得泛黄，有些却新鲜得仿佛带着清晨的露珠，由此可以想象那些透着墨香的报纸，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美好的阅读时光。

——立夏